

## 李杜關係新探 ——從李杜的詩文交遊說起

鍾芷嫣

深圳大學國學專班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交換生

### 摘要

兩位唐代最傑出的詩人——李白和杜甫的友誼一直被人津津樂道。但由於歷史久遠，加上後人附會，李杜關係披上了朦朧的面紗。探究李白和杜甫真實的關係，需分析他們相遇同遊的歷史記載以及詩文交遊的詩歌材料。總的來說，李杜的關係從一開始相識時拘束，到同遊時因交流而逐漸親密，最後在心靈上慢慢契合。李杜二人性格迥異，情感表達方式不同，加上人生際遇和社會地位的差異，造成了二人友誼關係並不對等的事實——李白以前輩的身份與杜甫交往，而杜甫則是以後輩的身份與之相處。以上種種，在兩人的詩文交遊中就有所呈現與印證。

關鍵字：李白、杜甫、詩文交遊、李杜關係

## 一、前言

李白和杜甫是唐代成就最為斐然的兩位詩人。李白出生在一個富有的書香家庭，早期接受過良好教育，又生活在地勢奇峻，任俠之氣盛行的蜀中，因此沾染了許多道家的習氣。少年的成長經歷，給李白的創作帶來較大的影響，使其詩作充滿了汪洋恣肆和灑脫不羈的特點。杜甫是我國現實主義詩人，主要生活在唐朝由盛轉衰的階段。他經歷過安史之亂，寫了許多描寫戰亂給百姓帶來傷害的詩，客觀上記錄了一段歷史。他憂國憂民，心繫蒼生，而詩藝超絕。性格上殊異的兩個人，經過多次交集，結成了千古讚頌的友誼，因此兩人也被視為是中國詩壇的「雙子星座」<sup>1</sup>。

從兩人的生卒年來看<sup>2</sup>，李白比杜甫大十一歲，李杜生活的時間有五十年重合。據歷史資料和兩人留存下來的詩篇，發現他們之間至少有三次相遇同遊的經歷，分別是：天寶三載初識於洛陽，同年秋天二人和高適同游梁宋，天寶四載同遊魯郡<sup>3</sup>。在相約遊玩的過程中，他們給對方寫了不少詩篇。從詩中可以看到他們的關係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人生閱歷的豐富而慢慢發生變化。

歷代關於李杜關係，曾經出現過多種說法。從可考的詩文留存來看，唐代元和年間出現李杜並提。進士楊憑與竇牟的詩歌酬唱，「直用天才眾卻瞋，應欺李杜久為塵。南荒不死中華老，別玉翻同西國人。」（《贈竇牟》）<sup>4</sup>「翠羽雕蟲日日新，翰林工部欲何神。自悲由瑟無彈處，今作關西門下人。」（《奉酬楊侍郎十兄見贈之作》）<sup>5</sup>此番李杜並提，意味著在唐代已經開始將

<sup>1</sup> 孫立堯，〈唐音宋調—李白與杜甫：唐詩中的「雙子星座」〉，《文苑英華：言志的詩和明道的文》（香港：中華書局，2018年），頁194-203。

<sup>2</sup> 舒大剛，〈再論李白生卒年問題〉，《四川大學學報》第5期，2005年，頁101-108。

<sup>3</sup> 王恩全，〈唐代詩人李白和杜甫友誼關係辯證〉，《瀋陽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5期，2013年，頁126-128。

<sup>4</sup> 《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79），卷二八九，頁3297。

<sup>5</sup> 《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79），卷二七一，頁3038。

兩個各具特色的詩人連結在一起。此後，李杜並提多次出現在詩文之中。元稹在為杜甫寫的墓誌銘中提到「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並序》）<sup>6</sup>韓愈《調張籍》詩中也提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sup>7</sup>，到了晚唐李白和杜甫的作品已經廣被接受與認可。然而仔細觀察，李杜並稱主要是因為二人在作品上的造詣，因品評李杜優劣而並提李杜，較少因為二人的交誼，如「誰知杜陵傑，名與謫仙高」（《次韻張安道讀杜詩》）<sup>8</sup>「舉世吟哦推李杜，時人不識有陳黃」（《論詩十絕·其一》）<sup>9</sup>此後，關於李杜優劣的爭議不斷。蔡振念先生從西方接受美學的理論，以及時代之特色視野，來解釋這種情況，他認為「李杜讀者各以其性之所近，以自己的期待視野和作者期待視野相互碰撞，融合的結果」「本來李杜兩人才性不同，詩風不同，自是不易軒輊」<sup>10</sup>。

據吳汝煜《唐五代人交往詩索引》記載，杜甫贈予李白的詩有十首，提及李白的有三首，共十三首<sup>11</sup>，另其補遺一首，共計十四首。而李白贈予杜甫的詩有三首，提及的有一首，共計四首。排除詩歌散軼的情況，詩中沒有直接提及對方，但又與對方有關的詩是無法直接估計的。關於李杜關係，學界目前有多種說法。劉明華、吳增輝〈杜甫對李白的解讀歷程——兼論李杜友誼〉認為，李杜關係的發展就是杜甫對李白的解讀過程，二人人生經歷逐漸趨同<sup>12</sup>。王恩全〈唐代詩人李白和杜甫友誼關係辯證〉認為，杜甫對李白應該是仰慕，而李白對杜甫應該是

<sup>6</sup> 清·浦起龍，《讀杜心解》（北京：中華書局，1961），頁16。

<sup>7</sup> 《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79），卷三百四十，頁3814。

<sup>8</sup> 宋·蘇軾，《東坡詩集註》卷十二，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09冊。（臺灣：臺灣商務印書館，2010），頁0202b。

<sup>9</sup> 宋·戴復古，《石屏詩集》卷七，張元濟主編《四部叢刊續編》，（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書店出版社，2015），頁20。

<sup>10</sup> 蔡振念，《杜詩唐宋接受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2年2月），頁75。

<sup>11</sup> 吳汝煜，《唐五代人交往詩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822。

<sup>12</sup> 劉明華、吳增輝，〈杜甫對李白的解讀歷程——兼論李杜友誼〉，《社會科學研究》，2006年第4期，頁179-183。

讚賞<sup>13</sup>。鄭健行〈談杜甫論李白詩和杜甫與李白間「剴切」及「疏曠」的對待關係〉認為李白瞭解到朋友杜甫的優點及才能，卻不予重視，疏於交接，但這未必是意味著對杜甫的疏遠。<sup>14</sup>楊經華〈走下神壇的李、杜——李、杜關係若干問題的歷史真相〉認為，李白是杜甫坎坷窮愁一生的精神慰藉，但是他並沒有真正理解李白。李杜之間的友誼交往是平常的，其互相的接受是有限的。<sup>15</sup>但是這些觀點，或多或少融入了唐代以來後人對李杜關係的附會或理想。本文嘗試通過對李杜詩文交遊過程在時間軸意義上的爬梳，研究李杜二人的真正關係。從二人的寫作習慣和情感表達方式著手，基於詩文文本所展現的詩旨本身，分析彼此傳達的情誼，有助於進一步重新審視李杜二人的真正關係。

## 二、詩文交遊過程

### （一）洛陽初識：出於禮節而拘束

天寶三載（744），李白被權貴詆毀，以「賜金放還」的名義離開長安，經過黃河，來到洛陽。在這裡，四十四歲的李白遇見了三十三歲的杜甫。當時，杜甫正在洛陽結交權貴，準備在長安求取功名。李白已是個著名大詩人了，曾供奉翰林，見知於玄宗，有「御手調羹以飯之」（李陽冰《草堂集序》）<sup>16</sup>的經歷，在當時的名氣應是頗大的。

但是他們第一次見面留下的具體記錄很少。這兩位詩人如何相約相識？我們不得而知。聞一多在《杜甫》一文中曾作出猜想，認為這可能是在北海太守李邕的宴席上<sup>17</sup>。

<sup>13</sup> 王恩全，〈唐代詩人李白和杜甫友誼關係辯證〉，《瀋陽農業大學學報》2013年第1期，頁126-128。

<sup>14</sup> 鄭健行，〈談杜甫論李白詩和杜甫與李白間「剴切」及「疏曠」的對待關係〉，《杜甫研究學刊》2002年第2期，頁26-35。

<sup>15</sup> 楊經華，〈走下神壇的李、杜——李、杜關係若干問題的歷史真相〉，《西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4期，頁36-40。

<sup>16</sup> 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三十一，（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1454。

<sup>17</sup> 聞一多，《唐詩雜論》，《蓬萊閣叢書》，（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關於本次相會，我們只能從杜甫送給李白的一首詩來管窺一番：二年客東都，所曆厭機巧。野人對腥膻，蔬食常不飽。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苦乏大藥資，山林跡如掃。李侯金閨彥，脫身事幽討。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瑤草。<sup>18</sup>（《贈李白》）這首詩寫於二人初次見面的分別。有趣的是，其中「青精飯」和「大藥」都是道家、道教之物，杜甫在詩中言及，可能與唐代道教盛行的風氣有關，但更有可能是希望跟信仰神仙道教的李白產生共鳴。後四句則直接點到李白，先是提及李白「賜金放還」一事，對李白讚美一番，認為他從此就可以「事幽討」，在山林中尋藥訪道。最後兩句期待下次的邀約——同游梁宋。可知此時杜甫與李白已有相當程度的交情。

同時，也可從杜甫對李白的稱呼著手分析二人關係：在題目中，杜甫對李白的稱呼是直稱李白，如對待普通朋友一般；在詩文上，則稱李白為「李侯」，帶有一絲拘束和對名人的敬意，反映出二人關係尚在初始的拘節階段。這與後面交往詩中兩人互稱「李十二白」和「杜二甫」所體現的親密關係很不一樣，也說明瞭二人友誼在交往過程中逐漸加深。

## （二）梁宋同遊：志趣相投而融洽

正如上文提到，李杜二人在第一次見面的時候約定同游梁宋。同年秋天<sup>19</sup>，他們與高適一起來到了梁宋一帶（今河南山東毗鄰地區）遊玩，且都留下了詩篇。其中，李白寫了一首《秋獵孟諸夜歸置酒單父東樓觀妓》：傾暉速短炬，走海無停川。冀餐圓丘草，欲以還頽年。此事不可得，微生若浮煙。駿發跨名駒，雕弓控鳴弦。鷹豪魯草白，狐兔多肥鮮。邀遮相馳逐，遂出城東田。一掃四野空，喧呼鞍馬前。歸來獻所獲，炮炙宜霜

年第1版），頁27。

<sup>18</sup> 唐·杜甫撰、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32-34。下文杜甫詩選皆出此書。

<sup>19</sup> 基於杜甫的繼祖母盧氏八月歸葬河南偃師，故李杜相約，大概在本年八月盧氏喪禮結束之後才能成行。伍鈞鈞，〈高適李白杜甫同游梁宋探析〉，《中國文化研究》2017年第3期，頁128-135。

天。出舞兩美人，飄飄若雲仙。留歡不知疲，清曉方來旋。<sup>20</sup>詩中生動地描繪了在孟瀕圍獵的熱鬧場面，和在單父東樓徹夜歡宴的情景。李白、杜甫和高適三人在獵場中騎馬馳騁，彎弓射獵；在宴席中，美人飄飄若仙，歡飲達旦，真是意氣風發！而如此放鬆融洽的氛圍，既是李杜友誼的見證，也暗示了他們在遊玩時，興許互相表白了心意與志向，有了更深的情感交流。

多年以後，杜甫寫下了幾首詩，如《寄李十二白二十韻》《昔遊》《遣懷》，來紀念與李白同游梁宋。

《寄李十二白二十韻》寫于寶應元年（762）七月，時杜甫自成都送嚴武入朝，至綿州（今四川綿陽市），正值劍南兵馬使徐知道作亂，後轉赴梓州（今四川三台縣）。獲悉李白正在當塗養病，便作了此詩寄給他。詩中先讚美李白的文筆「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接著回憶李白在朝中輝煌的經歷：受賀知章和唐玄宗的賞識，在皇宮裡享有優待，「龍舟移棹晚，獸錦奪袍新。白日來深殿，青雲滿後塵」；再寫他受人誣陷，以「賜金放還」的名義離開朝廷，與杜甫相知相識，「乞歸優詔許，遇我宿心親」<sup>21</sup>。最後寫二人在梁園遊玩之歡暢沉醉，「醉舞梁園夜，行歌泗水春」。此詩處處流露出杜甫對李白的欣賞與溢美之情，由此可窺得李白在晚年杜甫心中的分量依舊舉足輕重。同時，「遇我宿心親」中「親」一字，也可證明兩人之間的關係愈加親密了。

《昔游》是唐代宗大曆元年（766）杜甫在夔州所作的。「昔者與高李，晚登單父台」「昔我游宋中，惟梁孝王都」「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在這裡，杜甫抒發對家國離亂，和對皇帝不能任用賢才的擔憂之情時，是以當年與李白同遊的美好時日作為比較材料的。「不及少年日，無復故人杯。賦詩獨流涕，亂世想賢才」<sup>22</sup>迫于時局，杜甫再無法復燃報國的熱血；也有感于昔日好友李白、高適的離世，再無法與之歡聚交心，不

<sup>20</sup> 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920。

<sup>21</sup> 唐·杜甫撰、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660-662。

<sup>22</sup> 唐·杜甫撰、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1435-1437。

得不生出歸隱之心。

《遣懷》同作于大曆元年，其緬懷故友的情意更重。彼時李白于寶應元年（762）去世，高適於永泰元年（765）去世，一句「離亂朋友盡，合選歲月徂」，道出了杜甫晚年因戰亂、年華逝去而漸漸失去知己的悲慟。「乘黃已去矣！凡馬徒區區」<sup>23</sup>，「乘黃」指的是高適李白，「凡馬」則是杜甫自謂，可見故友的逝去對於杜甫的打擊之大，以至於抒發如此低落之語。

### （三）魯郡重逢：交心之下的暗湧

天寶四載（745），李白和杜甫在魯郡（今山東兗州）重逢，二人同遊齊魯。他們一同登臨池苑樓臺，拜訪隱居的好友。杜甫在本次相聚中留下了兩首詩歌，《與李十二白同尋範十隱居》和《贈李白》。

《與李十二白同尋範十隱居》寫他和李白一起去拜訪朋友范十。這首詩有體現李杜關係的直接描寫「憐君如兄弟」「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sup>24</sup>，能看出二人此時的交情深厚。後期許多學者認為李杜關係親密，就是從這些句子中得出。也可大致確認，此時李杜的關係最為親近。但即便如此，兩個人之間仍隱藏著一絲不平等的痕跡。

從杜甫的角度來看，開篇第一句「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認為李白的文采與南北朝時期的文學家陰鏗相似。在杜甫眼中，李白在詩文創作上就是一個天才。我們可以看到，杜甫還是一如既往地極力讚頌了李白的才華。值得注意的是杜甫表達二人友情的手法，詩中多句化用典故，以表達朋友相聚的喜悅。而結尾一句「悠悠滄海情」直接點明瞭友情這個主旨。全詩下來，處處體現出他們遊玩時的輕鬆與愜意。故總的來說，到了第三次同游，李杜友誼有了進一步的昇華。

李白也寫了一首《尋魯城北范居士失道落蒼耳中見範置酒摘蒼耳作》作為本次出遊的紀念，但是詩中並沒有明確提及杜

<sup>23</sup> 唐·杜甫撰、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1447-1450。

<sup>24</sup> 唐·杜甫撰、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45-46。

甫，只寫到了在范居士家中飲酒的情景。李白和杜甫應該是一同前往范十家中作客的，但為何在詩中不曾提及杜甫呢？在前一次的梁宋同遊，李白寫下的《秋獵孟諸夜歸置酒單父東樓觀妓》，亦隻字未提杜甫，即便我們能從字裡行間體會到李杜一同遊玩的歡愉。此刻在李白心中，杜甫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身份？這，或許能從他們在魯地分別時寫的送別詩窺探一斑。

深秋，杜甫西去長安，謀求仕進，李白則再游江東，繼續尋仙訪道。二人在魯郡東石門分手，分別時，李白寫下「醉別復幾日，登臨遍池台。何時石門路，重有金樽開。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杯。」（《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sup>25</sup>兩位性情中人的分別自然離不開酒，在這首分別詩中，以「醉」開頭，以「杯」結尾，可見飲酒貫穿了整個離別。題中李白稱杜甫為「杜二甫」——以在家族同輩中的排行作為稱呼，這是對親密朋友才會做的，可見李白在心靈上與杜甫貼近了不少。「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雖然離別在即，李白心中卻無哀愁，而是用開闊明朗的詞語與意象，回憶起與杜甫一同登高時所見所經所曆的美好。而在尾聯，李白將和杜甫分別一事比作「飛蓬各自遠」，由此中可微微捉摸出李白對杜甫的感情定位了：儘管往日時光美好，但二人的人生走向畢竟不同，我要到山林間尋仙訪道，他卻要在名利場求取功名，「天下無不散之筵席」，更何況道不同呢？只能且盡杯酒，當作我人生逆旅中一過客，一歡而別罷了。這便是李白在多首詩中不提杜甫的原因。

杜甫亦對此有所知覺，在分別時的贈詩中即有體現。「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贈李白》）<sup>26</sup>前兩句感慨二人漂泊的人生經歷，後兩句則以「痛飲狂歌」「飛揚跋扈」作為李白性格的寫照。但是杜甫用一個「空」字來形容，能看出他並不認同這種放蕩不羈的生活。清代浦起龍《讀杜心解》中講到：白為人，喜任俠擊劍。夫士不見則潛，失職不平，禍之招也。下二，寫出狂豪失

<sup>25</sup> 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794。

<sup>26</sup> 唐·杜甫撰、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42-44。

路之態。既傷之，復警之。<sup>27</sup>杜甫最後一問，不僅在問李白，更在問自己：李白這樣的瀟灑快意人生，為的是誰？可我即將啟程去長安謀求功名，為的又是誰？面對李白因與自己道路相異而不得不終走遠的現實，杜甫作了反省。

#### （四）別後餘韻：脈脈相通的思緒

從現存的文獻記載和詩篇中，我們看到李白和杜甫只有三次相聚。但是他們的詩文交遊，除了這三次相聚以外，還有一些贈詩或回憶詩。在這些詩歌中，李白寫有關杜甫的回憶詩有兩首，杜甫則寫了七首。有人從詩歌的數量得出結論：杜甫對李白的感情深于李白對杜甫的感情。但或許並不如此。首先，從數量上看，可能詩文在流傳時有所散佚。其次，雖然李白確實沒有明確評點稱讚杜甫的詩才，後者確實寫了許多詩去讚美他，但是從詩人的寫作習慣上看，杜甫除了評論過李白的詩歌外，還評論了大量的詩人，不獨是他。但李白卻很少有寫詩評點他人的習慣。所以不能責怪李白沒有評論杜甫的詩，很多人的詩李白均無評論。<sup>28</sup>因此，要分析李杜友誼，還是要基於詩句分析他們具體表達了什麼情感。

自魯郡一別，李白就前往東魯沙丘城，在天寶五載（746）的秋天給杜甫贈詩。詩中前六句都是描寫自己在沙丘城的生活情境，字裡行間體現著閒居的枯燥和乏味，為下面的思念作了鋪墊。「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復情。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沙丘城下寄杜甫》）<sup>29</sup>李白在尾聯直抒胸臆，「思君」二字看出了他對杜甫的友情的重視。在寫予杜甫的詩中，李白鮮有如此直接地表達對杜甫的思念。其實這種思念也不難理解，從和朋友相聚的歡快到獨自一人的孤寂，李白的內心自然難受，只願這思念之情化作源源不斷的汶水南征而去。可見，即便人生軌跡不同，但杜甫仍是心靈相知的夥伴，這是由一步步的交往所成就的。

<sup>27</sup> 清·浦起龍，《讀杜心解》（北京：中華書局，1961），頁832。

<sup>28</sup> 趙天一，〈杜甫交往詩研究〉，（重慶：西南大學，2009.4）

<sup>29</sup> 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656。

除了《沙丘城下寄杜甫》，李白還給杜甫寫過一首頗具爭議的詩。「飯顆山頭逢杜甫，頂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戲贈杜甫》）<sup>30</sup>關於這首詩的爭議，一說是在李杜第三次相遇時所作，一說是李杜分別後的回憶詩，還有一說是這首詩不是李白寫的<sup>31</sup>。除了創作上的爭議，對於表達的思想感情，後人也有許多討論。詩中寫到李白在飯顆山碰見杜甫，杜甫瘦了許多，李白認為是因為作詩太苦而消瘦。後人對這首詩的理解卻有兩種，一是李白在譏諷杜甫，耗盡心力作詩；二是李白出於對朋友的關心而關懷備至，並略帶有嗔怪的意味。我認為李白的感情屬於第二種。因為杜甫作詩的風格偏向於現實主義，話題往往沉重，而他也自認「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sup>32</sup>。以打趣的方式關心朋友的健康，也顯得更加親切，比較符合李白直爽豪放的性格。倘若這首詩是為後人附和，那麼也從此可以看出，李杜關係在後人的眼中是較為親密的，且李白以前輩的身份關心杜甫。理解這首詩要表達的感情，是理解李杜關係以及他們相處方式的關鍵。

天寶四載（745），杜甫與李白在魯郡一別後回到了長安，和李白一樣，杜甫亦十分思念魯郡一遊，於是作了一首懷念詩《冬日有懷李白》。詩中「寂寞書齋裡，終朝獨爾思」一句流露出了濃濃的思念之情。「未因乘興去，空有鹿門期」<sup>33</sup>寫到訪道尋仙的事情，仿佛是在回憶當初與李白同遊的情景，極有可能是在冬日裡杜甫觸景生情的一篇詩作。

天寶五載（746），杜甫到長安謀求功名，在長安寫下了《飲中八仙歌》。李白與賀知章、李適之、李璡、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八人都擅長飲酒，稱為「酒中八仙人」，他們都在長安

<sup>30</sup> 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1403。

<sup>31</sup> 丹楓，〈《戲贈杜甫》非李白詩辨及對李杜關係的再認識〉，《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4期，頁68-70。

<sup>32</sup> 唐·杜甫撰、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810。

<sup>33</sup> 唐·杜甫撰、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50-51。

生活過，性情上也有十分相似的地方。杜甫這首詩描述了這八個人飲酒的種種神態，抓住了每個人獨特的飲酒特色，頗為生動有趣。其中，「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sup>34</sup>提及了李白在供奉翰林、擔任御用文人時，由於飲酒而違背皇帝命令的一件事情。詩中用誇張的寫法，把李白嗜酒的形象描繪得十分生動，流露出充沛的讚美之情。可見杜甫對李白印象頗深，瞭解頗深，側面反映出對其的思念也頗深。

杜甫在天寶五載（746）或天寶六載（747）春天居長安時，作《春日憶李白》。詩的主題是回憶李白，開篇「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直接點出李白的詩是「無敵」的，可見李白的詩在杜甫心中的地位極高。接下來的「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杜甫更是認為李白的詩有庾信的清新、鮑照的俊逸。只可惜現在他們是「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一人於渭北，一人在江東，兩人如同古樹和浮雲一般分隔兩地，不知何日再能重逢。因此最後杜甫抒發感慨：「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sup>35</sup>，什麼時候才能相聚喝酒一起談論詩文呢？可見別後杜甫對李白的回憶綿綿不已。

唐玄宗天寶六載（747）春，杜甫的朋友孔巢父離開長安，蔡侯設宴替他餞行，於是杜甫在宴上寫下了《送孔巢父謝病歸游江東兼呈李白》，以表達依依不捨之情，並在詩中讚揚了孔巢父的高風亮節：「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人海隨煙霧」。從孔巢父的神仙氣，杜甫想到了李白，「罷琴惆悵月照席：『幾歲寄我空中書？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sup>36</sup>要是孔巢父在尋仙過程中遇到了李白，請記得替他問好。杜甫因與求道的朋友分別而想到了李白，說明這兩年以來杜甫一直掛念著他。而李白在 476 年臥病東魯，因懷念杜甫寫了一首《沙丘城下寄杜甫》後，便再無明確記錄的詩。而 747 年李白去到了越

<sup>34</sup> 唐·杜甫撰、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頁 81-85。

<sup>35</sup> 唐·杜甫撰、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頁 52-54。

<sup>36</sup> 唐·杜甫撰、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頁 54-58。

中，一如首詩中提到「道甫問訊今何如」，杜甫還一直在關注著李白的動態。

《夢李白二首》是乾元二年（759）秋杜甫流寓秦州所作。西元 757 年（至德二載），李白因曾參與永王李璘的幕府受到牽連，下獄潯陽（今江西省九江市）。乾元元年（758）初，又被定罪長流夜郎（今貴州省桐梓縣）。乾元二年（759）二月，在三峽流放途中，遇赦放還，回到江陵<sup>37</sup>。杜甫這時流寓秦州，地方僻遠，消息隔絕，只聞李白流放，不知其已被赦還，仍在為李白憂慮，「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測。」杜甫在睡夢中見到李白，但又害怕這已經是李白的亡魂了，思念擔憂極致，於是寫成這首詩。在第二首詩，杜甫則從夢中的擔憂和牽掛「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轉移到對人生的感悟「出門搔白首，若負平生志。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孰云網恢恢，將老身反累。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杜甫始終相信李白投靠永王是迫不得已走投無路之舉。李白在杜甫心中是一個如此優秀的人物，但此刻卻落魄到流放夜郎，而京城裡還是一片盛世。杜甫這既是在控訴社會、官場的不公，嗟歎命運的戲弄，更深一層地，還是從李白的遭遇以及自己的人生中發出的沉思——「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sup>38</sup>，即使死後能名留千古，但是如今卻落寞萬分，這又有什麼意義呢？此刻杜甫對李白的感情，更多的是擔憂、掛念與同情。

《天末懷李白》和《夢李白二首》是同一時期的作品。當時杜甫棄官遠遊，客居秦州（今甘肅天水）。此時杜甫應該得到了李白被釋放的消息，但懷念與憂慮卻絲毫未減，於是杜甫又寫下《天末懷李白》表達牽掛之情。一句「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sup>39</sup>寫出了杜甫對李白的擔憂；尾聯「應共冤魂語，投詩贈汨羅」將李白和愛國詩人屈原聯繫在一起，暗示李白是被冤枉的。杜甫信任李白，依舊在為他的不公遭遇而控訴。

<sup>37</sup> 蕭滌非，《杜甫詩選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頁128。

<sup>38</sup> 唐·杜甫撰、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555-559。

<sup>39</sup> 唐·杜甫撰、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590-591。

《不見》這首詩作于唐肅宗乾元二年（759），一說作于唐肅宗上元二年（761），題下自注：「近無李白消息。」「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杯。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sup>40</sup>後人對「佯狂」的解釋有多種，而筆者認為「佯狂」杜甫為李白犯下的錯找的理由，在為李白開脫。「佯狂」就是假裝狂，李白之所以做出讓世人不理解的事，只是他在假裝狂妄瘋癲罷了。下半句「世人皆欲殺」就是李白不被世人所待見的最好的佐證。一個「憐」字是杜甫對李白下獄、被流放的直接感受，杜甫站在朋友的角度，對李白的遭遇覺得是可憐又可惜。「敏捷詩千首」從始至終，杜甫作為一個後生，對李白的詩才都是極具讚美和敬佩之情的；「飄零酒一杯」，終年與詩酒作伴，這或許就是在杜甫心中最真切的李白。次年代宗寶應元年（762）李白就去世了，所以詩也應是杜甫懷念李白的最後之作。

由以上眾多杜甫對李白的懷念詩可見，分別之後，杜甫還時常在心中細細地回味與李白之間的友誼，還在為他辯護疾呼。李白在杜甫心中的地位和分量不言而喻。

### 三、李杜關係之窺探

從李杜的詩文交遊出發，分析李杜的友誼，需要注意詩人情感表達方式的差異。在李白與士大夫朋友的交往中，孟浩然和賀知章比較突出。李白寫予孟浩然的詩有五首，如「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贈孟浩然》）<sup>41</sup>「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sup>42</sup>等詩句。寫予賀知章的詩有三首，如「鏡湖流水漾清波，狂客歸舟逸興多」（《送賀賓客歸越》）<sup>43</sup>等。總的來說，李白為士大夫朋友寫詩的數量

<sup>40</sup> 唐·杜甫撰、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858-860。

<sup>41</sup> 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461。

<sup>42</sup> 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734。

<sup>43</sup> 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

雖少，但很多能依照豪放的性情，以豪放的筆觸與直白顯露的方式表達情感。然而李白寫給杜甫的詩，流露的感情卻總是淡淡的，甚至有的詩雖然杜甫在場卻並不曾提及。因此筆者認為，杜甫在李白的心中，後輩的身份是最主要的，儘管在梁宋同遊二人能敞開心扉，甚至愈加親密，在送別中盡酒作別，別後仍存留思念，但也很難體知彼此最終極的生命取向。兩個人的人生目標和人生軌跡相差太遠了。杜甫之於李白，終究不過是一個一同遊玩的後輩罷了。

有學者跟據杜甫的贈詩數量做出統計，得出與杜甫關係較為緊密的人（贈詩五首以上者）有嚴武、高適、章彝、李白、鄭虔等人<sup>44</sup>。「諸公袞袞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厭梁肉，廣文先生飯不足。」（《醉時歌》）<sup>45</sup>，用自嘲的口吻敘述自己和鄭虔的不幸遭遇。「酒酣誇新尹：『畜眼未見有！』」（《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sup>46</sup>借用田野農夫之口給知交嚴武的政績做出極大的稱讚。「定知相見日，爛漫倒芳尊」（《寄高適》）<sup>47</sup>，杜甫想像與高適相見的情景，從而暗露相思之情。結合詩文內容，杜甫對知交的情感表達也是相對直接，甚至有些贈詩還很有個人特色，在情感表達上更顯活潑鮮亮。相較而言杜甫與李白的詩文交遊在思想情感上則顯得更沉重和深厚。這也體現了當時李杜關係基於社會地位這一說法。

於杜甫而言，究竟是什麼把李白和他聯繫在一起？詩文同好是他們友誼的主要落腳點。李白的家世雖然在學界一直存在爭議，但無可置疑的是，他的家庭足夠富有到讓他在少年時期受到良好的教育，在盛唐大氣候孕育下成為一名大詩人。這種身份與才華讓杜甫欣賞李白，從心裡敬重李白。杜甫寫給李白的詩無不透露著對李白詩才的讚賞，茲可為證。

---

802。

<sup>44</sup> 趙天一，〈杜甫交往詩研究〉（2009.4），重慶：西南大學。

<sup>45</sup> 唐·杜甫撰、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174。

<sup>46</sup> 唐·杜甫撰、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890-892。

<sup>47</sup> 唐·杜甫撰、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943。

而杜甫亦寫了許多對他人的作品進行品評的詩，如寫予高適的「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寄高三十五書記》）<sup>48</sup>「當代論才子，如公復幾人」（《奉簡高三十五使君》）<sup>49</sup>，如對王維（《解悶十二首》）「共傳收庾信，不比得陳琳」（《奉贈王中允維》）<sup>50</sup>。由此可見杜甫也對其他詩人的作品有過高度評價，但對李白的評價之高，可居前列。而這般高度的讚美，更多的是一種出於面對前輩的景仰之情。

至於後期杜甫為何在回憶詩中對李白的情感愈發濃烈，能從李白的經歷解讀到更多的人生體會，則是受仕途這一方面的影響。李白對於仕途和功名的期許很高，「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登金陵鳳凰台》）<sup>51</sup>。在仕途也經歷過不順的時候，從賜金放還到被流放夜郎，李白心中憤懣不甘。而杜甫出身名門，但在仕途卻也頗為坎坷，困守長安十載。兩人隨著時間的推移，在人生經歷上的種種交錯相織，使他們在對彼此的認識瞭解上有了進一步的思考，所以後期杜甫對李白的回憶與思念，也是融合了自己對人生的感悟與體貼。

#### 四、結語

將李白和杜甫的交往詩按照時間的順序排列，我們仿佛可以看到李杜交往的一件件大小事。詩中既有像「君王無所惜，駕馭英雄材」（《昔遊》）這樣波瀾壯闊的氣概抒發，也有像「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與李十二同尋范十隱居》）這樣生活瑣事的點滴描寫。以詩為線索，李杜的關係從一開始相識時拘束，到同遊時因交流而逐漸親密，最後在心靈上慢慢契合。在李白心中，杜甫經歷過從「後生」到心靈之交轉變。初識杜

<sup>48</sup> 唐·杜甫撰、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194。

<sup>49</sup> 唐·杜甫撰、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763。

<sup>50</sup> 唐·杜甫撰、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454。

<sup>51</sup> 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986。

甫時，身份和地位的落差是和杜甫深入交流的最大障礙，但以其豪放樂天的性情，經歷三次結伴出行後，也終於從內心上接納了杜甫這位「後生」，甚至以開玩笑的口吻寫下了「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的謔句（《戲贈杜甫》）<sup>52</sup>。而對於杜甫，李白總是「師大於友」。他稱李白為「李侯」，在詩中也不吝溢美之辭，說明在他心中，李白首先是個值得欽敬的名人；後來一同遊玩後，彼此間對詩歌創作的追求讓他們成為了密友，但是此時杜甫還是不能從內心上理解李白放蕩不羈的生活；到晚年，李白被誣、下獄、流放，而他也選擇了離開朝廷。彼此途雖殊，歸宿卻頗同，所以從晚年的一些回憶詩可見，杜甫對李白是以同類人的身份，去敬重、理解、惺惺相惜的。李白與杜甫是我國唐代最重要的兩位詩人，李杜關係研究無疑是李杜研究中絢爛至極的一面。

---

<sup>52</sup> 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1403。

## 引用書目

### 一、 傳統文獻

- 唐·杜甫撰、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2015）
- 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
- 清·浦起龍，《讀杜心解》（北京：中華書局，1961）
- 《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79）
- 宋·蘇軾，《東坡詩集註》卷十二，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09冊。（臺灣：臺灣商務印書館，2010）
- 宋·戴復古，《石屏詩集》卷七，張元濟主編《四部叢刊續編》，（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書店出版社，2015）

### 二、 近人著作

- 蔡振念，《杜詩唐宋接受史》（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2年2月），頁75。
- 吳汝煜，《唐五代人交往詩索引》（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822。
- 聞一多，《唐詩雜論》，《蓬萊閣叢書》，（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版），頁27。
- 蕭滌非，《杜甫詩選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128頁。
- 孫立堯，〈唐音宋調—李白與杜甫：唐詩中的「雙子星座」〉，《文苑英華：言志的詩和明道的文》（香港：中華書局，2018年），194-203頁。

### 三、 單篇論文

- 舒大剛，〈再論李白生卒年問題〉，《四川大學學報》第5期（2005年），頁101-108。
- 鄭健行，〈談杜甫論李白詩和杜甫與李白間「剴切」及「疏曠」的對待關係〉，《杜甫研究學刊》第2期（2002年），頁26-35。
- 楊經華，〈走下神壇的李、杜——李、杜關係若干問題的歷史真相〉，《西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期（2007年），頁36-40。

王恩全，〈唐代詩人李白和杜甫友誼關係辯證〉，《瀋陽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5 期（2013 年），頁 126-128。

劉明華、吳增輝，〈杜甫對李白的解讀歷程——兼論李杜友誼〉，《社會科學研究》，第 4 期（2006 年），頁 179-183。

伍鈞鈞，〈高適李白杜甫同游梁宋探析〉，《中國文化研究》第 3 期（2017 年），128-135 頁。

丹楓，〈《戲贈杜甫》非李白詩辨及對李杜關係的再認識〉，《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4 期（2002 年），頁 68-70。

# Li Bai And Du Fu's Social Intercourse Through Poetry

## Abstract

As the two most famous poets of the Tang Dynasty, Li Bai and Du Fu had a friendship which has long been a topic of discussion. Over the course of history, the attachments of later generations put a veil on Li Bai and Du Fu's relationship. Exploring the tru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 Bai and Du Fu needs to be analyzed from their encounters with each other and their social intercourse through poetry. In general, Li Bai and Du Fu's relationship was restrained before they had emotional exchanges during a trip, which then led to a convergence of their souls. Since Li Bai and Du Fu's personalities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s are quite differ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n poetry and literary exchanges was inconsistent. Based on their differences in lifestyle and social status, their friendship was not one of equality. Li Bai interacted with Du Fu in the way one of the elder generation would interact with one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All of these claims are presented and verified in their poetry.

Keywords: Li Bai, Du Fu, Li Bai and Du Fu's Relationship, Social Intercourse Through Poetry